

芦子草

昊然

春色渐浓，万木葱茏。我又情不自禁地怀念起久违了的故乡田野里的芦子草。

我对芦子草，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

芦子草，是黄土高原上生长着的极其普通的一种野草，由于它的茎叶与芦苇十分相似，于是有人给它起了个学名——旱地芦苇。但它并没有芦苇那么招人喜爱，因为其个头没有芦苇高大，叶片也没有芦苇宽阔，经济价值更无法与芦苇相比，甚至连它是否像芦苇那样开花，也无人知晓。直到我初中毕业上了一所农业中专，学了植物生理学，才懂得凡是植物都会开花的，只是有的花朵极小，并不引人注目，可能芦子草就属于此类吧。

最早与芦子草相识，是在刚上小学那年。妈妈生下三弟，没有奶水，爸爸托在煤矿工作的老友购了些牛奶票，安排我每天早饭前去矿上的牛奶场给弟弟打牛奶。在排队等待的空隙，我偶然发现有附近的村民背着一捆捆的杂草往场子里送，过磅、称重、当场结算，好像是几分钱一斤。经打听，方知这种草叫芦子草，是奶牛特别喜欢的饲料。

上初中后，我们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。那年初夏，我们被派到花果山上与大人们一起锄草。那些玉米米、灰吊吊、沙蓬蓬、甜苣、苦苣等并不难锄，唯有长在地边、崖畔上的芦子草非常顽强，费好大劲儿去掉了茎叶，却怎么也去不了根系。这时，队长一边拿锄头用力砍，一边骂骂咧咧：“就会跟庄稼争水分，啥用也没有……”

听到此话，我忍不住接茬了：“队长，不

能这么说吧？芦子草也是一种芦苇呢！”

“你这毛孩子懂什么？芦苇浑身是宝，叶子可以包粽子，芦花可以扎扫帚，芦秆可以编席子、扎顶棚……芦子草能做什么？”

我毫不示弱：“芦子草可以喂奶牛，是上等的青饲料，我在牛奶场看到过！”

升到初二，学校号召学生勤工俭学，作为班干部的我提议，利用暑假上山割芦子草，为班里积累“班费”，得到师生的一致赞同。我们不顾骄阳似火，日复一日地苦战在花果山的田野里，把收获的一捆捆芦子草背上，送到矿上的牛奶场。换来的钱，我们购买材料将教室粉刷一新；还用这点经费制作了幻灯片，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班里的好人好事；春节前夕，又用剩余的钱买来年画送给军烈属……

许多年后再聚，同学们回忆起那段经历，笑着调侃我说，我们跟上你整整忙了一个暑假，三伏天割了那么多芦子草，你小气得连一根冰棍也没给我们买过……虽为戏言，却是实话，或许正是芦子草那朴实无华、甘于奉献的精神，潜移默化地在浸染着我们年少的心灵，尽管我们那时还很青涩。

帕斯卡说：“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。”这句话是否也可以这样讲：“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子草。”因为芦子草也是一种芦苇，只是它没有长在水边，而是长在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坡上。它的忍耐和坚毅，恰如故乡的父老乡亲，根扎在地下，绝不动摇；叶伸向天空，茁壮生长；从里到外，整个生命是无尽的奉献，平凡中蕴含着不凡。

起风的城市

郭飞凤

日头像往常一样，落进了西边的那群高楼里。暮色缓缓降临，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小商小贩早早地收摊回家了。天空没有一只飞鸟，它们也像是知晓了风来的消息，觅足了食，躲进了自己的避风港。

夜色里的人们忐忑不安，天气预报说是8至10级风，这么大的风极少见，也不知道它的狂野程度。

晚10点多钻进被窝，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，不敢闭上眼睛睡觉，怕大风刮破玻璃窗，把自己从窗户刮出去。夜里11点，对面楼的灯还亮着很多盏，他们大概也是不敢关灯睡觉。11点半，风果然怒吼着来了，狂魔般的，“呜呜”地由远及近，由西向东，吼叫着从窗户边呼啸而过，“呜呜”的声音去了远处，听上去又像远处传来了声声狼嚎。间隔10分钟左右，又一阵风吼叫着经过了窗影，沙砾打在玻璃窗上，沙沙作响，风又去了远处。

如此一夜，狂风怒吼。我丝毫没有睡意，整整地听了一夜。那声音颤栗得很，粗野的风仿佛疯狂地开着警报，大力扫过这座城市。

天亮后，风仍旧吼叫着，不敢下楼。直到上午10点，从窗户上看到树的摇晃程度明显小了，尘土不再肆意飞舞，院里有人走动，才跑下楼，迫不及待地去看这暴风过后的场景。

楼下最忙的是环卫工人，正在找夜里被风刮跑的塑料垃圾桶。园子里花瓣飘零，桃花、杏花、玉兰花，花朵变得稀疏了，蔫着脑袋，没了昔日俊俏可人的模样。春华秋实是如此不易啊！我感叹一朵花的命运，前几日刚经历了三月飞雪，花朵含着泪眼在哭泣。那眼泪刚擦干，昨夜又遇到暴风来袭，无奈地翩然归去。枝头上剩下的花朵，努力地强大着自己，调整好情绪，去直面风雨。致敬每一朵花，它们都怀揣一个关于秋天的梦想。

晨跑路上，刚覆盖过薄膜的田地，塑料布被风掀起，有的挂在树梢，有的还在空中翩翩起舞。有轻盈的女孩子骑车经过，一阵风吹来，女孩随电动车一起倒地，几分钟后才缓缓爬起，去捡起身边的手机。

行走在风中，仿佛有一双大手掌推着你前行，要紧挨着路边的树走。一阵大风路过，脚步变得轻飘飘，似乎要脚着不了地，赶快抱住路边那棵树，等风过去。



挖荠菜

乔进波

刚结婚时，住在离城30公里的小镇。那里有我的工作单位、有我的婆家。爱人工作的地方离小镇10里，每天骑摩托车回家。我们跟婆婆住在一个院里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初到小镇，一切都是那样陌生与新奇，最开心的是一家人出去挖野菜。

挎起竹篮，拿上小铁铲，我们去地头挖野菜。那时的野菜非常多，有灰灰菜、猪耳朵（车前草）、醋柳柳、蒲公英、荠菜、刺角芽等。爱人边挑边教我认野菜。按婆婆的嘱咐，这个季节的荠菜又嫩又多，要多挖一点，回家包荠菜猪肉饺子。

结婚前，我甚至不知道荠菜长啥样。爱人指着一株长在杂草中的植物说，这就是荠菜！我仔细打量着这丛紧贴地面，长着锯齿状叶子，小小白花伸向天空的植物。它实在太普通了！

爱人说，荠菜不仅味美可口，而且营养丰富。婆婆告诉我，荠菜是荒年的“救命菜”。她说，野菜里数荠菜最皮实，天旱时，叶子就长得细细的，天冷时，就平平地趴在地上生长。

我不禁对荠菜刮目相看了。这个乡野里最卑微的植物，外形与杂草无异，一年四季，只要有水，就不停生长。在婆婆那代人心里，荠菜是一段难忘的记忆，寄托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

谈笑风生间，我们挑满一篮荠菜。回到家里，婆婆忙着揉面，我和爱人负责择菜。洗净的荠菜用开水烫一下，挤干水分切碎，再加入肉馅搅拌均匀，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包饺子。饺子终于上桌了，我迫不及待地咬一口，荠菜的清香和猪肉的香味糅合在一起，真香！

后来，我们从乡村搬到城里，挖荠菜、吃荠菜的机会少了许多，但对荠菜的喜爱并没有减少。

后来读书，才发现古人对荠菜也是情有独钟。苏东坡喜欢用荠菜、萝卜和米作羹，命名为“东坡羹”。南宋诗人陆游最爱食荠菜，他在《食荠》诗中写道：“日日思归饱蕨薇，春来荠美忽忘归。”诗人对食荠颇得其法：“小著盐醯助滋味，微加姜桂发精神。”特别是他在四川吃了东坡羹后，留下了“荠糁芳甘妙绝伦，啜来恍若在峨岷。莼羹下饭知难敌，牛乳抨酥亦未珍”的佳句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荠菜被摆在超市里售卖，但大多是大棚种植的，没有当年的味道。我怀念野生的荠菜，怀念跟爱人和婆婆一起挑荠菜的日子，怀念猪肉荠菜饺子的味道。

何处寻春

边海英

4月的一个清晨，迎着微风，拥着暖阳，骑车出门转转。

在楼下准备骑车时，目光被车筐里的一抹绿色吸引：一条绿色的穗穗卡在车筐里，像别了一枚绿色的发卡，它装饰着车筐春天的梦。还有一条躺在车筐中间，软软的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像一条可爱的毛毛虫。我仰起头，杨树上满是绿色的花穗，才惊觉，春已在杨树的枝头雀跃。我暗自思量，昨夜的春风是何等癫狂，它用这一地的杨花告诉人们——春来了。

沿着滨河东路慢悠悠地骑车。路东那一片茂密的树林已然是春天的模样。枝上的花苞鼓鼓的，似红豆缀满枝条。林子的地面不甚平整，有高有低，土也不够肥沃，黄黄的，却有一丛从小野花展露美丽的身姿，白的、紫的花朵默默盛开。一些不知名字的植株挺出地面，只有绿色的叶子，却傲然站在那里。

突然想到太原的好几处打卡胜地。那里有满树缤纷的花朵，那里有满树灿若星辰的花朵，吸引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

招来了络绎不绝的人流。那么多人挤到一个地方，还不是为了一睹春的容颜，殊不知，僻静的树林下皆是春意盎然。春已来到每一个角落。

骑车过桥时，看到汾河碧波荡漾。有许多黑色的小脑袋露在水面上，不知是什么水鸟。它们在水中欢快地游着，阳光照在它们脚蹼划出的两道水波上，闪烁着银光。

从桥上俯瞰汾河景区，已经是满满的春意，色彩非常丰富：褐色的树干和树枝间夹杂着一些明黄，或者是浅红、深红、淡粉、雪白。无论是哪种颜色，都让人眼前明亮而舒服。这么多颜色排列得并没有秩序，却让人感觉是那样和谐，那样自然。

下桥后，一只鸟儿欢叫着掠过头顶。停在路灯顶上，左顾右盼。路边的花池中，水管汩汩流淌，飞溅的水珠，湿润的地面，让人感到地下的草正在蓄积着力量。明天，这里定是一片新绿。

此时，春和景明，让人心生感慨，春无处不在，何须专程去打卡。